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書畫譜卷七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龔敬身

謄録監生臣李廷讓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目録

第七十八卷

歷代名人書跋九

宋米芾三帖

宋米芾二帖

宋米芾帖

宋米芾焦山帖

宋米芾小楷

宋米芾墨蹟

宋米芾帖

宋米芾長者明公二帖

宋米友仁帖

宋米友仁墨蹟

宋米友仁書夫子廟記

宋薛紹彭臨蘭亭叙

宋薛紹彭三帖

宋薛紹彭帖

宋薛紹彭真蹟

宋薛紹彭書

宋蔡京元祐黨籍碑
宋蔡京正書集賢趙公大觀神道碑
宋蔡卞靈巖寺疏
宋蔡卞書曹娥碑
宋尹焞手書歐陽文忠公三志
宋尹焞帖
宋張九成帖
宋薛尚功摹鐘鼎彝器欵識真蹟

宋吴説游絲書

宋吴説千字文

宋吴説帖

宋吴説書

宋吴説書九歌

宋蘇庠詩帖

宋朱敦儒書樂毅報燕王書

宋朱敦儒小楷道德經

宋喻樗遺墨

宋徐兢篆赤壁賦

宋虞允文鈞堂帖

宋周必大書艾軒神道碑

宋周必大退傳帖

宋范成大書田園雜興卷

宋呉琚書

宋朱熹書出師表

宋朱熹與方耕道帖

宋朱熹與東萊先生帖

宋朱熹手帖

宋朱熹與姪手帖

宋朱熹真蹟

宋朱熹手帖

宋朱熹墨蹟後

宋朱熹二帖

宋真德秀與王周卿手簡

宋楊簡手書孔壁孝經

宋張即之書老柏行

宋張即之大字

宋張即之墨蹟

宋張即之書進學觧

宋張即之正書金剛經

宋張即之書蓮華經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十八

歷代名人書跋九

宋米芾書參星賦

右米禮部參星賦筠州集本以為首篇其間意同辭異者多具列如上今秘閣有石刻字畫稍大此卷収斂豪逸秀傑痛快尤可愛重紙背題詩一聯不敢慢也嘉泰癸亥秋池州故人文思提轄葉楠之子之真自所居鐵

圜山附遽壽予其意厚矣乃標軸而識之七月望日平圜老叟周必大題平園集

宋米芾書天馬賦

南宫與眉山豫章莆陽擅聲宋室近時學者寡師王氏宗祖必先事四家為襄陽之學者大抵步入狂狠允故亦顧學而資力兼之乃不易爾而亦不易以語人此天馬帖為梁溪錢氏世藏其孫昌言出示舒玩未終第覺法度森出與尋常之論大異高陽馮几之口不幾於誤

人邪昌言請識跋稍附爾爾異時諦觀著力或得畦径一二當為再議以易此語 祝氏集略

凡書之道無論點畫波拂皆當盡其埶政如獅子搏象搏兎皆用全力故昔之名書家隨筆所到無苟作者南宮此賦其下筆痛快如駿馬斫陣健利難方而徘徊俛仰備態極妍又毫髮無遺恨信其生平最得意書也今墨池中競師南宮康虞寶此可謂獨得驪龍之珠矣第不知余所言者於此書當不至河漢否書以問之 嬾真

草堂集

襄陽書天馬賦余所見已四本一為擘窠大字後題云為平海大師書後園水邱公觀特為雄傑在嘉禾黄履常參政家一在新都吳氏後有黄子久諸元人跋子久云展視之時有大星貫斗而墜其聲如雷宋本余已摹取刻石吳本多枯筆别自一種米書然皆真蹟也米賦材乃强弩之末而子瞻稱其寶月賦以為知元章不盡乃曾無一本傳世何也因背臨及之 容臺集

宋米芾書崇國公墓志銘

故事宗室墓誌例屬翰苑撰述嘗觀歐陽公王華陽李淇水王臨川所撰殆得玉牒之五六而其蕃衍盛大一一皆然今觀崇公墓誌多有可書故鄭太宰所作得書製作之美噫京城括索書籍以行獨太祖之孫號為疏遠渡江勃興皆得奉朝請人事之不可料襄陽此卷龍跳虎卧不盡贊述太宰此文亦稱合作惜與王將明蔡元長同傳訖蔽具名可為歎息清容居士集

宋宗室崇國公墓誌銘翰林學士鄭居中撰知淮陽軍米芾書今題曰元章真蹟者世知寶愛其書而已夫以公冑裔之貴爵秩之尊子孫又衆多且光顯若是而今無稱焉獨賴此書為好事者所存傳而不廢故其官閥世緒猶可考見嗚呼士君子所恃以不朽者書云乎哉泰定四年十一月八日金華黄溍識黄文獻公集

古之銘具先世功德撰文書冊必求諸大手筆者葢因其文與書之傳而吾先世之功德與之俱傳也宋宗室

崇國公墓誌銘當世代革易之餘而為人所寶愛者米南宮之書也崇國公遂同不朽矣後世乃不求必傳之文與書止慕其人官爵之崇以為可榮其先世豈知古人之意哉至正二十六年四月辛未豫章揭汯書

鐵網

珊瑚

宋米芾行書魯公碑陰記

宋世書稱蔡蘇黃米然南宮雖自晉唐諸名家出而其法亦少變焉此帙筆勢猶端謹無怒張穠纖之失其亦

因魯公而變之者歟甲寅三月望日題印岡太守所藏本以貽元孫原溥　蒼潤軒碑跋

宋米芾行書章吉老墓誌及表

右二碑墓表字大於誌然佳不及於誌吉老以醫名於時元章既為書誌又為述表拳拳而不厭其復此雖其子之自致亦以吉老為人可稱也觀其志之所述數事益亦篤行而隱於醫者也今人於親之沒自為志文刻以示人苟且完事惜費而忘義豈以今之時無米顛邪

吾於此深有所感 蒼潤軒碑跋

宋米芾行草易説

予觀米襄陽為天竺大士書易義數語深得乾造坤化之與世每以能書稱襄陽而其學識乃如此豈知米公者哉蘇君昌齡請篆讀易堂三字以補其闕用鎮山門遂書於左方鄱陽周伯温識後二百六十一年當大元至正十五年三月朔旦也 珊瑚網

米南宮於書無所不讀生承平時以絶倫之資日接賢

士大夫緒言餘論故其造詣益深使其僅能字學則當時諸賢豈肯前席也世言王右軍能書而已殊不知其卓識偉見貽書殷深源勸其交驩桓温使深源從其言則温不至於跋扈而晉室尚可扶持襄陽豪逸乃肯與佛印同訪中天竺至為之書讀易堂豈以少林指心單傳固與羲皇周孔元無間邪襄陽論易以及於洪範五行五位五性五味然所謂五行具五味人皆可知獨金曰從革從革作辛辛為辛辣使以金銀銅鐵百計鬻之

不能卒也此雖細事然子朱子門人固常以為問終不能折其為何如今已矣恨不能起襄陽於九原而質之吳人李君士明寄遊老子法中而嗜古好學出此卷以求題故粗書襄陽之為人而非敢及於讀易也洪恕同上

宋米芾手植檜贊

右孔聖手植檜贊宋米芾撰并書碑在孔林余得之衍聖公彥縉陸伯昜常為余言宋人書米為優而余家米

書獨此與露筋碑為優云　東里續集

宋米芾篆書徽宗御製孔子贊

南宫篆書世不多見此刻殊有遺意但微傷於軟　蒼潤軒碑跋

宋米芾行書太平州蕪湖縣學記

此碑在米書中最為瓌瑋吾鄉嚴子寅酷愛南宫書每日臨千百字潋則更易一帖此本不知是第幾次裝者今歸元白余得厭觀之遂書以記　蒼潤軒碑跋

宋米芾書龍井記石本

天水尹希賓嘗蓄米老所書秦太虛龍井記石本字畫雄放但其文惜多缺處其子寛因録全文於前以便讀者託吾友史明古求余題之尹君之意雖為故物重然亦重乎米書而又不無不重乎太虛之文也君如重其文則太虛又嘗有龍井題名記及東坡跋語更録以附於後則不獨全龍井之文且并龍井之事全矣余方與明古約同遊杭領期日月而龍井者杭之勝處也至則

當按記文所載次第登覽亦將為數語以續古人歸其為君再書以附之　匏翁家藏集

宋米芾行書離騷經

米元章行書離騷宜興吳民部所藏民部乃吳文肅公之冢孫其未第時靳固不出示人近始裝潢成冊米書鮮有二千餘言璠璵夜光爛漫抵鵲真海內奇觀方當今人摹取米芾之書觀止於此　容臺集

宋米芾行楷陰符經

右米元章行楷陰符經世無別刻惟晉陵唐君俞有宋搨余友陳懿卜摹之入石米老自稱書課平生不知幾千本頗於經文時有脫誤獨所謂三盜既宜者改作既冥最佳此亦必有所自非能鑿空信筆也 容臺集

宋米芾書儲子椿墨梅詩

予嘗評元章書回旋曲折氣古而韻高上攀李泰和顏清臣為不足而下方徐季海柳誠懸為有餘未易只尺論也 姑溪集

宋米芾書秦少游詞

借眼前之景而含萬里不盡之情因古人之法而得三昧自在之力此詞此字所以傳世乾道己丑五月二十四日 平園集

宋米芾多景樓詩

海嶽老人書惟華陀帖與多景樓詩最為豪放偃然如枯松之卧澗壑截然如快劒之斫蛟鼉奮然如龍蛇之起陸矯然如鵰鶚之盤空烏獲之扛鼎不足以比其雄

且壯也養由基之貫七札不足以比其沈著痛快也千石之鍾萬石之虡其重厚有如此者浙江之潮涿鹿之戰其噴薄蹴蹋有如此者鍾王之清潤歐虞之簡潔顏柳之端嚴誠為鮮儷至於雄入九軍氣凌百代而於古人有一日之長其筆陣之堂堂者乎滏水集

宋米芾湘西詩帖

逸少嘗自書表上晉穆帝專精任意帝索紙色類長短闊狹與王表相似令張翼寫效一毫不異乃題後荅之

逸少初不覺後更詳視乃歎曰小人亂真耳宋米禮部作字有晉唐風流自言學書貴弄翰把筆輕自然手心虛振迅天真出於意外也其次要得筆意謂骨觔皮肉脂澤風神皆欲要全今觀此帖使毫行墨渾然天成雖不元章吾知其元章矣叔成其寶之元統甲戌六月上澣斤玉山人顧厚書

珊瑚網

歐陽詢初見索靖所書碑唾之後見悟其妙卧其下者十日閤立本常至荆州視僧繇畫忽之次見畧許三見

坐卧留宿其下者十日書畫之妙以詢立本之真識尚未能造次窺況下幾等能辨之乎米禮部書法遠紹王右軍擅名一代當時寸紙數字人爭售之以為真玩此帖宜寶也然舉世豈乏歐陽率更莫我知也元統二年六月望日廬陵李簡士廉父書　同上

自天粟書晝零之後灑染翰墨代不乏人必其不蹈故常始可以永其傳襄陽米禮部生平無他嗜好獨遊神心畫始學顏書已而厭其俗聞有李邕法又惡之遂學沈

傳師自後數改遂成名家麻紙十萬散失多矣故知八法之妙者請於是觀焉淳熙丙申暮冬申呂企中書同

上

宋米芾中嶽詩卷

宋室名書輙稱蘇黄米蔡餘無論焉然米南宮多為行草原其書皆從真楷來故落筆不苟而點畫所至深有意態非若今人不識歐虞徑造顛素為無本之學也此卷真蹟徐君臣寛當珍愛之徐有貞識珊瑚網

宋米芾詩翰

右米元章詩翰有紹興及睿思殿圖印其子友仁題其後稱先臣芾蓋君前臣名之義也元章書極精妙而友仁亦有家法父子並美自羲獻以後亦鮮聞之書法真贋每相混淆如米氏者江南偽本不知其幾此卷妙處望而可知太宰水村陸先生檢之故篋重加裝飾物之顯晦故自有數哉先生方操黜陟之柄振幽起滯天下之士賴以不汨没者多矣識者幸毋以一事覯之正德

丙子二月十二日長沙李東陽題

宋米芾墨蹟

右米元章跋顔魯公真蹟顔文盖爲節度李光顔作者而今亡矣米稱顔柳挑踢用意太過無平淡天成之趣固宜乃以爲後世醜怪惡札之祖其所遺書曰海嶽名言者屢屢言之噫亦過矣蘇東坡嘗言書至顔魯公天下之能事畢矣蘇米皆名家而其言若此何哉蘇稱米書爲超逸入神而米對神宗顧以蘇爲畫字其取舍又各

不同不可知也匏庵蘇學而藏米帖謹以是質之懷麓堂集

宋米芾草書畫山水歌幷絶句

米海嶽風度高朗神情舒暢故下筆便與人不同或言其書自沈傳師來晚學李北海甞觀名言書史則其於古人書未嘗不學然每以不及古人為言或曰真者在前氣燄爍人或曰若見真蹟慚惶殺人惟其不自满假所以書入能品今觀此卷出入顔平原無一筆北海則

此老胸中磈磊未易窺測也卷中書畫山水歌後絶句一首寄漢中王皆子美詩想所記憶而書者内有御府瓢印及羣玉中秘等印曾入金章宗賞鑒後有趙魏公印曾入松雪齋在本朝則袁忠徹家物也今歸谿陽史君史君好古博雅誠得所矣其永寳之嘉靖甲午十月十日長洲文彭敬跋珊瑚網

宋米芾小詞真蹟

南宫自謂其書爲刷書當自言其運筆之迅勁耳而人

多以偏敧槎枒間求之如璽帚之埽壁老顛有知寧無撫几絶呌邪此幅研筆如鐵而秀媚之氣奕奕行間風華類得大令之神是南宮得意時筆也公詩有云棐几延毛子明牕館墨卿功名皆一戲未覽負生平覩此書如親見其寂寥所慕矣寶林顧起元嬾真草堂集

宋米芾壯觀臺詩真蹟

米海嶽有壯觀臺詩真蹟余刻於續戲鴻堂帖中亦真州詩竟與多景樓南北相望甘露海嶽菴皆一時風流

所託米嘗以京口擬瀟湘楚山清曉圖於鐵甕城取之書畫故當超耳 容臺集

宋米芾摹平章帖後

右米襄陽芾摹逸少平章帖筆趣翩翩固自佳但肆筆搨放殊不填郭非古也昔人搨書欲如水月鏡像者故應郭填乃造微耳 東觀餘論

宋米芾臨蘭亭

臨禊帖者得其貌似優孟之效孫叔敖也得其意似曾

男子之學柳下惠也世所傳三米蘭亭乃是以右軍書摹勒上石此則元章臨右軍書貌不必同意無少異可寶也黄文獻公集

禊序真本自温韜棄擲人間雖淳化之君購募而不得故不列於閣帖當時士大夫各以所見本臨搨各因其材所偏近者而得之然每披閱未嘗不見右軍之一班蓋如大成之聖為其徒者具體一支皆有益於後人老米此本全不縛律雖結體大小亦不合契蓋彼以胸中

氣韻稍步驟乃祖而法之耳上下精神相為流通吾輩試窺其同異之際必有可言者此正輪埀妙處也今欲拈出噫欲識柳下惠只看魯男子祝氏集略

宋米芾臨顔魯公坐位帖

坐位帖真蹟在京兆安氏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謂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摹刻二本余家咸有之安氏子孫分析坐位帖乃剖為二此帖至僕射措下平分為兩以石刻較之正居其半蘇公見安師文時帖尚全嘗

手搨數十本書遂大進余得坡公搨本於東平王繼學
無毫髮失真旁用眉陽蘇氏及趙郡蘇軾印米襄陽少
年常臨之邵伯温亦云安氏析後不復見全本此卷筆
法絕類米老往見乞米帖於子昂昂以重資得之心有
疑而不敢言今得此帖紙色行墨絕相類遂定為米老
所臨無疑至治二年秋楠記清容居士集
米海嶽自序於古名家書學之幾遍故其臨摹之際往
往逼真此顔魯公坐位帖元衮文清公定為海嶽所臨

者夫魯公平日運筆圓活清潤能兼古人之長米則猛厲奇偉終墮一偏之失以孔門方之其氣象真有回路二子之别故此書則如既見孔子後欲效陋巷自樂而行三軍當一隊之故態時復一發於詞氣間也(鮑翁家藏集)

宋米芾臨羲之七帖

羲之七帖先臣芾中年手臨此字有雲煙卷舒翔動之氣非善雙鉤者所能得其妙精刻石者所能形容其一

二也紹興丙辰十二月初七日臣友仁審定戲鴻堂法帖

宋米芾臨鶺鴒頌

書法自晉唐沛然大興上及至尊下及士庶無不潛心究奥創異立奇唐如太宗高宗玄宗臨軒之暇輙精研八法揣摩六書玄宗天資既邁積學有源故落筆神采秀發膏潤無窮余在洛陽常其欽家見御書筆勢論一卷極與此帖相肖至唐末喪亂人物寥落風流埽地矣

宋初善書者稍復間出猶有五代衰颯之氣至崇寧間蘇米諸家雄傑有二王顔柳之餘惟元章早年得遊内府見歷代名蹟孜孜摹學一戈一點得意外之旨出入規矩中行草飛白變化無窮有翔龍舞鳳之勢雖曰神鋒太峻且間儀刑自在正使不工處愈見其妙用也此摹玄宗鶺鴒頌帖體度宏緩筆韻遒美其精勁敏妙更可寶也華秋白君珍蓄此帖并歐陽文忠公草書一卷出以相示謹為識之東吳高翔

僕遊江陵仲巖沈學士招飲於嬾宜堂出右帖求僕題識時石齋鮑君同坐私屬余曰余見米書多矣未有超逸絶塵若是頌者純以圓勁為主時露本來鋒穎當為米書上乘不識肯為余設奇轉購之乎但仲巖愛護甚篤焉能奪之媿不知書安能妄為損益因録石齋之語以呈趙璧彦昭 同上

昔米老嘗從人借古書畫臨搨竟幷以真贋歸之俾之自擇而莫能辨故論善臨摹者千古惟米老一人而已

右唐元宗鶺鴒頌原本在河南程九卿處絹素已腐蠹文亦不全後有呂大防諸跋筆法固肖而精爽失矣反不若此卷之神采也至正壬辰中秋與王赤城闗客凡同觀於鶯葉軒中余因知梗槩而附識於尾張繼孟同上

宋米芾與劉思道帖

是非邪正亦可以移於好惡至黑白曲直則不得而移也於是乃有以曲為直以白為黑者往往從而和之益

不得而詰非詰之難知所詰爲難元章作字信所謂曲直白黑而好惡輙爲之易位余嘗病之近吾友張文潛評其書幾在鍾王季孟閒然後余所病者不藥而愈思道好古喜善類蔵其書過於尺璧寸珠異時非其人勿妄出一出當使擊節不已則余與文潛實在末光焉崇寧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姑溪集

宋米芾三帖 一行書一篆一隸

孔融遺張紘書曰前勞手章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

獨笑如復覩其人以是知古人作書亦有以篆者實晉行書妙絶一世此卷四十三字尤高而不善用二短何邪攻媿集

宋米芾二帖

米老精收由兹而下筆墨之外自成一家故得名本朝為海内所宗然有早年晚年改名未改名之别覽者當加意焉因公求跋乃書於此松隱集

米襄陽此帖猶是早年若後此所書則英風義槩筆蹟

過六朝遠甚然前人用意多推奬若一顰笑一言動可道者必讋之足以激昂士風皆歸於厚是宜蔡公珍藏當不憚頻以示人也同上

宋米芾帖

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蔵此卷尤爲雋軼而所寫劉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淳熙乙巳三月晦日朱熹仲晦父觀於建陽西山景福僧舍朱子文集

宋米芾焦山帖

米老此銘不獨筆法超詣文亦清拔想見揮毫時神遊八極眼空四海　後邨集

宋米芾小楷

寶祐丙辰元夕後五日郤君出示米南宮小字詩槀一冊再三屬余為之序余不善書何足以知此寶晉之字幾滿天下而小楷不多見濃墨大書以逞其逸邁奇倔之勢是其長也人亦以是愛之至於蠅頭細字而閒暇

平安篇什雖多而始終如一何此老之不憚煩也非故
態時露一斑幾不能辨靜軒先生所指其精神風格亦
正在故態中若夫收蔵跌宕之氣運功於毫芒如觀魚
鮆硯閒而甲胄森然如走馬蟻封内而動中規矩此寶
晉之異事而余之所獨愛也郜君又言其所自來得於
米氏之子孫此固其家藏之物無疑子孫不能保而他
人是保此不足深怪政不必子孫保而得他人常保之
乃所以為可貴也郜君力學自好其所寶者何止此哉

余將次第而請觀焉王柏魯齋集

宋米芾墨蹟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漢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候為合作也道園學古録

宋米芾帖

元章負其才氣傲睨一世而推服道祖如此道祖之為人可知也世徒以其善書並稱之曰米薛而此帖無一

語及之則其可推服者豈真翰墨之工而已黄文獻公集

宋米芾長者明公二帖

右米南宫長者明公二帖剛健端莊之中而有婀娜流麗之態蘇文忠公謂其超邁入神評語不虛後帖遠字宛然金錯刀法但知府大夫不知為誰字闕點疑有所為耳吳郡錢逵題珊瑚網

宋米芾與李邃手帖

余嘗評海嶽翁書如李白醉中賦詩雖其姿態傾側不

拘禮法而口中所吐皆成五色文今觀與李邃手帖因書其語而歸之邃字夷曠公擇子也大觀間嘗爲顯宦云　宋學士集

宋米芾書蹟

右米南宫書七言律絶四首後有畢長史張掄二跋斷爲真蹟無疑米書與蘇黄並價而各不相下大抵蘇黄優於藏蓄而米長於奔放今觀此帖則奔放之外有藏蓄之風焉予所見米書似此絶少評書者當自知之　懷

宋米芾泛海等九帖

芾至能說米書初自沈傳師來後入大令之室此九帖當時已入秘苑後有元暉跋今在黄輕車家前後具完尚昔之粘綴也其一帖評唐人始言草法不入晉格徒為下品此固通論殆亦其實録邪麝煤鼠尾熏染終歲所成若此今之學者亦知之乎祝氏集略

米九帖中其一乃所作海岱樓望月絶句三四云天上

若無修月户桂枝撑破向東輪一詩凡書三過最後者又繞書其旁云凡四五寫方有三兩字佳信書亦一難事其用意如此海岱即海嶽之謂又知嘗有此樓東字旁又作西字猶自未定同上

海嶽翁此卷嘗入紹興秘府後有其子元暉識題蓋海嶽平生得意書也其中有登海岱樓詩一首下小字注云三四次寫間有一兩字好信書亦一難事夫海嶽可謂入晉人之室而其自言乃爾後之作字者當何如邪

宋米芾樂圃帖

米元章書沉著痛快直奪晉人之神少壯未能立家一一規摹古帖及錢穆父訶其刻畫太甚當以勢為主乃大悟脫盡本家筆自出機軸如禪家悟後拆肉還母拆骨還父呵佛罵祖面目非故雖蘇黃相見不無氣攝晚年自言無右軍一點俗氣良有以也此為樂圃書志道勁奔軼又是平生得意筆太史公作信陵君傳蔡中郎

為陳仲弓志皆以得意人不輕贊譽正似此書耳容臺集

宋米芾評紙帖

米元章評紙如陸羽品泉各極其致而筆法都從顏平原幻出與吾友王宇泰所藏天馬賦同是一種書臨寫彌月仍歸用卿其寶之畫禪隨筆

宋米芾方員菴石刻

此米字之最有聲合作者乃以菴之增修好事者適得米老舊搨以補亡而恰遇一顛倒裝潢者錯其先後遂

據之入石虎林游人如織莫有為之是政者余早得此本亦以為裝家誤旋入杭摩挲石下依然誤也因另搨一紙為之改裝則文從理順不致誚一公為傖胡顛士為糊目矣欲再一正其石而匆匆北歸當賒此恨因識於此嗟乎余所手正之本或未必傳而此段儻不泯泯則後來見者豈遂乏一慧心之彥為了吾恨者余之汲汲老而為此者半欲為後人一二眼耳用寄示此一寸於永永豈區區誇蠹魚之架哉天啟乙丑九月三日 墨

宋米友仁書海岱樓詩

右米侍郎元暉書先大父題海岱樓詩一首春秋公羊傳曰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爾故大父云起為霖雨從膚寸蓋言徧雨天下之澤自膚寸而始也米所書誤以從為成遂失本意可為太息嘉泰四年秋八月壬寅山陰陸游書於三山老學菴渭南集

宋米友仁帖

米南宫大字雅逸細書結密皆有可法至好為小篆則有不知而作者元暉雖不逮其父然如王謝家子弟竟自有一種風格也鶴山集

宋米友仁帖

翟耆年伯壽好古博雅君子也元暉因伯壽識桂勛而傳其術則勛之為術精矣不知今亦有傳其術者乎黄文獻公集

宋米友仁墨蹟

嘗見文敏公畫題云待次平江作於大姚村妹家此帖有自到村居之語而且流落吳中豈亦在妹家時作邪

寓意編

宋米友仁書夫子廟記

米元暉書夫子廟記石刻在吳城中書亦秀穎可愛但結法既不古又乏變態耳黃魯直贈之詩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取義之獻之故事書家不愧箕

衆者有大小鍾大小衛大小王大小歐陽大小米惟小米差弱耳弇州山人稿

宋薛紹彭臨蘭亭敘

右薛紹彭臨蘭亭敘一卷至元二年在郡城與友人豐城揭君子丹寓舍同巷得見其所藏紹彭臨本上有弘文之印又有杭米𦘕印月船小印若宋末在錢塘惟𦘕與賈似道家所蓄古書畫甚富且精好宋之名書者有蔡君謨米南宮蘇長公黃太史吳練塘最著然超越唐

人獨得二王筆意者莫紹彭若也今紹彭書亦絶少則見其所臨猶盆盎之檑洗也趙承旨嘗曰時流易趨古意難復揭君之愛重此帖也宜矣紹彭字道祖近見其晚憩監廳所賦詩清麗沈著有魏晉人風所居有清閟閣詳著樓氏攻媿集云九月甲子在興魯坊聾子巷寫

臨川危素記

停雲館帖

唐人摹搨鈎臨最精今晉帖存者皆唐本也宋人遽不能精相去遠甚惟薛米兩家獨擅其能宋南渡後言墨

帖多米氏手筆而薛書尤雅正禊敘帖臨搨最多出其手必佳物然世亦鮮也雍虞集伯生書道園學古録

宋薛紹彭三帖

書法自古至今皆有沿襲繇魏晉六朝隋唐以至於宋其遺蹟可考而知惟米元章英資高識力欲追晉人絶軌同時如薛道祖是其同盟者也故能脱略唐宋齊蹤前古豈不偉哉孟頫鐵網珊瑚

宋薛紹彭帖

長安薛道祖與米元章劉巨濟為三友朝夕議論晉唐雜蹟圖畫然其作字則各自成一家紹興中購薛米書最急率以小璽印縫後御府刻米帖十卷而道祖書不得入石客杭見道祖書一巨卷於駙馬都尉楊公家精神峻整遂深疑紹興不入石之故問於子昂子昂曰薛書誠美微有按摸脫璧之嫌余不能書而深識其語私嘗謂米襄陽書政如黃太史作書之變芒角刷掠求於匵韞川媚則蔑有矣學魯獨居之男子於道祖見之至

治二年八月乙亥袁桷記 清容居士集

宋薛紹彭真蹟

思陵稱北宋時唯米襄陽薛河東得晉人遺意虞道園則謂黄長睿知古法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舉世學其奇怪獘流金朝此卷多寫其生平得意句結法内擫鋒藏不露而古意時溢豪素間不作傾險浮急態内一詩絶似右軍幾令人有張翼之歎然則予之幸不大勝於道園哉道祖襄陽同時人與劉

涇俱好收古書畫翠微居士其號也弇州山人稾

宋薛紹彭書

待訪録有智永不全本千文一紙余昔於宋光禄見永師千文後有永師押字薛紹彭收藏印及是摹紹彭書乃趙令穰欲以王維雪山易智永千文語也今見第三卷其昌戲鴻堂法帖

宋李時雍墨蹟

思陵翰墨志謂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入格律

縣是紹興初年二公字畫俱用紹興小璽印縫此卷政初年所收宋世諸賢筆法終不逮唐隴西公書深有懐素氣象觀此足以知其源委清容居士集

宋劉次莊書戲魚堂記

劉御史書最妙小楷其原蓋出王大令褚河南而能兼採羣書為一家雖體本媚弱行草差劣然求之今世亦非多有此帖所録魚記最善其後數刻皆不逮也石蒼舒書雖有骨氣而失於麤俗視劉遠矣東觀餘論

宋劉次莊真書仁壽縣君墓誌

正德中祈澤寺修佛堂此誌背嵌牆角僧欲碎以為路東橋顧公見而止之遂傳於世予向見茲石在露地諷寺僧移向屋下然比久不至山中今不知果移否也又龍池邊有宋時移文墓刻極精印崗公當不應反遺之也余既借觀此帙而並以是告原溥原溥有别業在湖西他日轉搨之以歸亦一奇事也嘉靖甲寅三月十八日淨信居士盛時泰仲交記蒼潤軒碑跋

宋邵𫗦行書安民堂記與梁彥通碑

右邵𫗦書二碑其一前有飛白安民二字乃仁宗書以賜錢晦者世稱飛白始自蔡中郎而右軍稱善然今都不可見書學者即此觀之亦可以見其飛翥之遺意矣

按書𫗦字仲恭丹陽人曾知蘇州工正行字體清勁二書可稱能品嘉靖甲寅四月七日題 蒼潤軒碑跋

宋王昇飲中八仙歌

朱巖壑跋逸老草書蘭亭禊序云逸少作行書逸老為

草字外人那得知當家有風味逸老以草聖擅名其為名公稱道如許寓居闕一字戍是時先太師岐國公為監鎮與之往還日亦得其八仙歌此本攺从九从日字為闕一字蓋長史素有此顛稱也羔羊居士乃其自號聖采為所居之堂得柳軒豈亦其家邪山隨侍時當紹興十一二年間及識其人此卷書於庚午歲自言年七十有五則知生於丙辰余生於丁巳後公六十一年方識公時才五六歲嘉定此書則亦七十五矣感今愴昔為之闕一字

然　攻媿集

凡藝始於學而卒於悟學而工不若悟之神此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劒器遂進於草書也宋王逸老亦以草書名世先人守中處士嘗藏二紙於家余少時尚及見之後爲好事者持去今張宗儒來京師以所書杜少陵飲中八仙歌示余蓋尤豪宕有法真有旭之悟者乎李白詩稱懷素飄風驟雨落花飛絮之態雖非白作亦曲盡懷素之變者余於逸老亦云　貝清江集

宋王昇草書

宋太宗刻秘閣法帖晉魏書法後世猶得見之者以其有此至大觀益精妙矣學書者始知上求古法於後南渡解和即安思陵臨池之好尤篤一時内外大小之臣聞風而起若王逸老草書殊有旭顛轉搨變態尤為内廷稱賞然是後飛雲之禍雖憯而志愜復者愈堅禁偽學者雖嚴而求性理者彌篤若逸老之書士大夫道之者絶少亦可念哉當是時吳興張謙仲亦髙年篆法甚

古隱於黄冠鼂山先生嘗敘其所為書故其人名尤重馬道園學古錄

宋李公麟二帖

米海嶽云少時未能立家但規摹法帖謂之集古字今觀九歌良然左方有伯時畫畫史所稱與伯時經營九歌者是已伯時孝經力追鍾法宣和譜謂書逼魏晉不虛耳二帖皆節文其昌戲鴻堂法帖

宋張閎道草書

王簡穆以書名齊世實泉謂其密緻豐富神髙氣全今遺蹟可見者有劉伯寵謝憲王琰三帖尚傳其論書一篇具載本傳意當時必自書之惜哉今亡矣張閎道游心翰墨追為之書殊可喜也僕見前輩效鍾王書自羊薄以還類多規規然雖精而弗肆至張融自謂不恨巳無二王法乃恨二王無巳法乃知一藝之至亦當克自植立融之言不為過也今觀閎道真草亦矯然自作一家風範宜諸賢歎賞之多云政和四年十二月庚午黄

宋蔡京元祐黨籍碑

元祐黨籍碑一卷蔡京元長所書也崇寧初京在相府追憾元祐諸賢乃籍司馬光以下三百九人指爲奸黨請徽宗書而刻之又自書頒於天下俾各刻石以示後世京之意蓋欲汙衊諸賢使其子孫亦有餘辱也抑豈公論之在人心者終不可泯至於摩挲遺刻歷數姓名粲然若繁星之麗天雖其子孫亦以祖父得與涑水伊

川聯名為榮曾不以為辱也嗚呼愛憎之私果何以掩是非之公邪京可謂謬用其心矣碑之所列德業無聞者居多然賴此碑之存而天下後世知其為君子之黨是則京之詆之乃所以譽之也歐陽子有言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豈不信哉霅川沈暐以其祖干名在黨籍懼久而磨滅特取家藏搨本重刻於石行人司副姑蘇周君得此卷出以示余瞻仰之餘肅然起敬因識於下方嗚呼世之惡直醜正髣髴於京者覽此碑尚

亦自省哉盱江何喬新識 椒丘文集

此碑自靖國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籙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肴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倪元璐 明文選

宋蔡京正書集賢趙公大觀神道碑

此乃黃美之故物籤題是徐子仁所書流傳幾許乃歸元白鄭子經言蔡公書令人掩鼻而過元白収此無乃采菲之意乎蒼潤軒碑跋

宋蔡卞靈巖寺疏

米南宮謂卞得筆此書圓徤遒美有兼人之力而時以己意參之盖有書筆無書學者要之不可以人廢也弇州山人槀

宋蔡卞書曹娥碑

北海曹娥真碑傳世甚少皆摹刻也此蔡卞於元祐間書頗得其神而精采勝之以其宋人弗貴也且石在越迄今尚為完善此搨更早字更全尤覺奕奕射人豈孝女之神常在山川間有志為書者則精英即附助之邪抑其地石佳而刻手工自昔已然邪由此觀之則卞勝於京京又勝於襄今知有襄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如此若具目當家則一字便有定評寧復向人言

下轉天啓癸亥九月廿日

宋尹焞手書歐陽文忠公三志

河南尹君來自臨川出示其大父和靜先生遺象及手書歐陽文忠公所作三志仰瞻伏讀不勝敬歎既橅其象以藏於家尹君又俾記於誌文之後熹惟尹氏世德之盛既得歐陽公之文以發揮之而和靜手書惟謹是亦足以傳世矣狐愚晚學何敢僭易輙贊一辭顧其請不已乃别書幅紙以附卷尾云紹熙壬子十月二十五

日新安朱熹記 朱子文集

宋尹焞帖

東坡謂先生書似李西臺西臺書葢屢見之而先生書顧不多見山陰僧舍有先生所書詩數十首多集中所無此帖字畫與正同可寶也 黃文獻公集

宋張九成帖

世未有言無垢先生善作字者而筆勢如此令人起敬嗚呼豈但字畫哉予嘗聞吕伯恭父云某從無垢學最

久見知愛最深至今亡矣念無以報獨時時戒學者無徒誦世所行論語解以為無垢之學盡在是也始予與伯恭父有為言之也今見求仁先大夫與往還書說論語事甚悉蓋雅也以前無垢已恨早出餘所著未嘗示人無垢無多著書而論語解要非成書學者但尊信之以此窺見無垢宜伯恭云爾也則世之知無垢者何如哉予少時方省事無垢來為郡守聞見鄉人父老數百人以淫雨害稼訴郡無垢若不省然俄而駛足來索狀

而數百人者皆以不淵解去狀亦不知安在矣旦日還
鄉下自城以南達瑞安凡閘者堰者皆已決捕魚蟹簞
笱凡可以梗水者亦已徹去不數日水落是歲大熟無
垢永嘉之政初非赫然有聲也而敏事若此則世之不
知無垢者不但其問學也無垢擯斥流落道不為世用
以死其不為人知者何可勝道余因求仁先大夫說論
語事且有助於永嘉之政故并著之止齋集

宋薛尚功摹鐘鼎彝器款識真蹟

錢塘薛尚功摹集三代彝鼎欵識文凡廿馬較其器之墨蹟筆精墨妙過之又其討論有出於博古考古諸書之外前輩博雅精詣如此彼困而不學竊好古之名自比於米顛者得不有愧方外張天雨老學齋觀句曲外史集

宋胡安國帖

浙間人家家有春秋傳而罕見公字畫余記為兒時從鄉先生學同學數十兒兒各授程易胡春秋范唐鑑一本是時三書所在未鋟板往往多手抄誦也晚官湖湘

間每過士大夫家輙見公遺帖皆甚貴惜然爲春秋學者顧少如浙間何因見向氏所藏帖書以勉之止齋集

宋陳與義法帖奏稾

德壽皇帝常論近世絳帖已少錢希白所臨潭帖爲勝臨江帖失真遠矣又淳化帖大觀帖當時以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撲善者刻之風骨意象皆存今觀故參知政事陳公與義爲侍從時奉詔定法帖十卷釋文一冊其間稍辨劉次莊之誤殆臨江戜潭帖歟陳公字畫

清簡類其詩文紹興初步中朝故特彖善誘知人堯哲茲可觀其緒餘淳熙七年正月十四試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彖旨周必大為起居舍人木待問題 平園集

宋陳與義帖

紹興乙亥歳某初仕王畿陳公之子本之為郎為監家藏手澤甚富每休務輙求觀竟日今踰三十年本之之子仁和宰復示此軸前輩翰墨愈久則愈可敬而本之墓木已拱又可歎也淳熙丙午二月十三日 平園集

宋岳飛帖

王之討楊么也過師吾里留題東松菴壁上老墨飛動忠義之氣奕如所謂因邀後軍王團練者蓋後來告變之王貴號王雕兒者也天兵淮征偏裨之在行者多矣獨邀斯人者飯其愛之必異於餘子孰謂其報知己一至此極哉司馬文正公之邢恕王荆公之呂惠卿世固不少而逢蒙殺羿孟軻氏顧舍蒙而羿之責又何也淳祐九年六月朔敬觀於廬山郡圃之愛蓮堂附此歎息

宋岳飛墨蹟

武寧湯盤藏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岳武穆王紹興元年所署也文林始以太學生上書論備禦之策崎嶇兵間以功致文林之命覩此牒知文林倡忠義擊叛潰保鄉里甚直而壯噫可以見其人心之一士氣之盛而其將又有若武穆者宜其足立國於摧敗危亡之餘也盤言武穆之死文林上書論列遂并受害文丞相嘗題

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而張循王劉大尉所署别為卷俯仰二百年而感慨係之矣近年集在館中將纂修遼金宋史館中以遺書亡軼為説若此者可徵尚多乎哉 道園學古録

宋張孝祥草書

安國此字尤為清勁如枯松折竹架雪凌霜超然自放於筆墨之外雖醉中亦不忘般若豈箇中自有一種習氣略無間斷又此觀音心呪而曰釋迦其示不二門安

國得之深矣 松隱集

宋張孝祥帖

安國天資敏妙文章政事皆過人遠甚其作字多得古人用筆意使其老壽更加學力當益奇偉建陽張大夫珍藏此紙間以視予展玩恍然如接譚笑書其後而歸之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朱子文集

宋張孝祥真蹟

張于湖有英姿奇氣著之湖湘間未為不遇洞庭所賦

在集中最為傑特方其吸江酌斗賔客萬象時詎知世間有紫微青瑣哉余客唐安湖上計孟甫袖以見訪是日八月既望後此者蓋四十有七年矣撫卷太息書而歸之鶴山集

宋吳說游絲書

錢塘吳傅朋游絲字前無古人黄給事仲乘鈞嘗稱蜀士仲明舉詩云春吞一縷來不斷石鈎筆力歸毫芒佳句也然未若參漢濱先生王公瞻叔之詩為工伯父楊

州嘗得二紙於吳公從子深求書王公之詩於後

宋吳説千字文

尚書郎吳傅朋王逢源先生外孫也往見其論唐孫氏書譜自言總角以來偏參博考始悟筋脉相連之理蓋與近世不知而作者異矣皇諸孫從季家藏古帖甚富又求千文於傅朋而刻之非樂善好事安能若此某於書懵然而季兄子中筆法絶高常問道焉共評此字雖未至顛張醉素之雄放而圓美流麗亦書家之韻勝者

也乾道己丑九月 平園集

世稱吳傅朋書一筆畫一行不斷目曰游絲書今觀此千文殊不然始知得名之誤也東坡云唐太宗評蕭子雲書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信虛得名耳東坡取其比象之不類特表而出之人莫悟爾余於游絲亦然蓋善書者隨手萬變安可指一物而求盡其妙趙從李親得此本於傅朋亦其晚年筆力縱横得意時書者也 王庭珪盧溪集

宋吳說帖

王逢原遺腹女是生吳傅朋書法固有自來此帖往復殆小乘僧之流非高蹈大方者也不倚文字外人乃能寶之於百五十年之後豈徒玩其筆墨之精世之人以殺為戲以業為果觀傅朋此帖并榮之良砭者歟　任士林松鄉文集

宋吳說書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扁吳傅朋公所題也裴回顧瞻

歎其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脉屈折生柴之態後聞
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不能及
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善無我而
亦深知吴公之書之真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
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靡從之而魏晉
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黄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
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
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惟江南為然金朝有用其法

者亦以善書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險至於即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顔書雖刻鵠不成尚可類鶩而宋末知張之謬者乃多尚歐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邪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曰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蓋深得之子比過吳越見傳朋書最多皆随分賛歎且圖来者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李唐山水繼之亦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来畫者畧無

用筆故不足觀此書乃直如書字正得古象形之意甚為可嘉然所作隸書乃殊不知而作大可怪也然當時有臨江蕭大山政作此體時甚貴之非此人之罪也因劉椽執筆求題為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

道園學古録

宋吴說書九歌

昔人稱吴傅朋說真書為宋朝第一今觀九歌應規入矩深得蘭亭洛神遺意高宗洞精書法至為閣筆歎賞不虛也左方有馬和之侍郎圖此必當時有李伯時畫

九歌米元章作書而二公復倣之耳伯時書乃全用鍾法宣和譜謂其追蹤魏晉今始見之當與米元章並傳者宋之小楷名家盡此矣畫禪隨筆

宋蘇庠詩帖

後湖居士歌詩清腴蓋江西之派别又字畫健逸又老坡之苗裔也吾宗德友丈實其遺墨殆且百紙可謂富矣僕生也後不及從居士游今以德友數十年染指之勤一旦得大嚼焉正使親見揚子雲所獲未必如是之

富也欣玩彌日拱揖不暇姑識歲月而歸之紹興戊寅
十二月既望平園集
後湖先生仙去已久殘章墜稾不為六丁取去流落世
間者尚或有之未有若吾德友所藏如是之多也先生
少不就舉老不就徵盖神仙中人非世之所能羈紲者
故語帶煙霞嚼松風非食煙火人所能到此尤可寶也
見德友說未經散亡時其家所得詞與詩與尺牘堆案
盈箱遷徙十亡八九則不為世之所見何以寶而藏之

者又不可勝計也伏讀欽歎久之紹興庚辰汝陰李壽臣書 鐵網珊瑚

宋朱惇儒書樂毅報燕王書

余嘗恨右軍不寫此書而寫夏侯之論今觀玉山汪季路所藏伊水老人手筆老人得無亦有余之恨乎季路將刻之石以貽永久余知有志之士當復有廢書而泣者矣淳熙壬寅十二月庚申新安朱熹書 朱子文集

宋朱惇儒小楷道德經

巖壑老人小楷道德經二篇精妙醇古近世楷法如陳碧虛之相鶴黃長睿之黃庭皆所不及唯湍石喻公之典引諸書為可方駕耳李路得之遠以相示恨目已昏盲不得盡見其妙處把玩不足因記其後而歸之李路能攻石傳刻以與好事者共之即大幸蓋此書難得善本讀此數章似少譌謬又為可傳也慶元丁巳十月庚辰雲臺子私記朱子文集

宋喻樗遺墨

喻公子材遂於經學敏於詞藝紹興初館閣多俊傑視題名可考也乾道壬辰予自小宗伯奉祠過無錫子材老矣用兩夫肩輿廷勞於途議論灑灑使人聽之忘倦其謂自天子至庶人皆有朋友三代而上每措之父子兄弟之間後世此道殊廢予至今紳書之汪季路其外孫也出示公遺墨因題其後平園集

宋徐兢篆赤壁賦

才知之士滿天下而書學不得其傳許叔重稽諸通人

作說文解字猶未能無闕誤李少温中興篆籀而所刋定尚多臆說信書學之難能也徐鼎臣楚金兄弟最有能稱一時如鄭仲賢郭恕先皆號善書皆自許氏非謂許氏果能盡字書之藴蓋舍是則放而無據耳舊聞徐明叔善篆今觀其遺墨則說文解字之外自為一家雖其名就字見於印文者亦與篆法不同又有保大騎省之文保大為南唐年號騎省乃雍熙職秩亦所未喻姑識所疑以俟識者 鶴山集

宋虞允文鈞堂帖

虞忠肅公釆石之戰日星晦蒙江水震蕩功烈赫然疑其平日為人有喑啞叱咤千人皆廢之狀及觀其手帖詞語詳雅氣象雍容乃真一書生耳公之子孫居吳中者世藏此帖今為葑門朱性甫得之夫性甫雖好文事藏此吾固知其意不在筆墨間也匏翁家藏集

宋周必大書艾軒神道碑

平原晚作益自磨礪然散語終是洗滌詞科氣習不盡

惟艾軒誌銘極簡嚴有古意今祠堂本乃復齋陳公所書而平園真蹟藏外孫方之泰巖仲家巖仲他日有佳石當并平園小楷刻之祠中 後村集

宋周必大退傳帖

益公之字端重謹密如其為人此猶中年之作也每觀退傳帖無異往昔此其常德尤可歎服於此又識前輩後進愛敬兩盡其道足為世之法矣 王魯齋集

宋范成大書田園雜興卷

右范文穆田園雜興絕句六十首公好紀事帥廣右有桂海虞衡志帥蜀有吳船錄此盖罷金陵閫以大資領洞霄宫歸隐石湖時作即詩無論竹枝鷓鴣家言巳曲盡吳中農圃故事矣書法出入眉山豫章間有米顛筆圓熟遒麗生意鬱然真足二絕余不敏何敢望公然視公挂冠幸尚少息黔補劓之暇安知不能為公增一段吳語邪因識其末以俟弇州山人稾

右范石湖行書後有周伯琦跋云公以文學知遇思陵

阜陵遂登執政此詩蓋謝事後所作曲盡吳中郊居風土民俗不惟詞語膾炙人口而筆墨標韻步驟蘇黄之下使人健羡名不虚得詎不信然余向讀石湖志慨想之不可得今覩元白所收墨本為之憮然然吳中近為海寇剽刼痛非昔日矣縱使石湖老人見之吾恐不賦田園而賦洗兵馬也蒼潤軒碑跋

宋吳琚書

吳琚書自米南宫外一步不窺京口北固山有天下第

一江山牓書即其筆也始於都下見七言絶一幅不欵名姓但有雲壑居士印偶閲宋經籍志雲壑集吳琚撰知為琚書已於新安白岳下山客持晦翁書歸去来辭廼絶似米元章後有雲壑二字因得審定今藏於家此詩沒於焦山江中潤州守霍君為余拓墨本然已在若晦間不可臨摹矣畫禪隨筆

宋朱熹書出師表

余自少讀出師表輙為之喟然感涕嗚呼世無忠臣志

士坐視國家之傾覆而莫之救也悠悠千古此恨何窮今觀文公之字畫飛動其一時慷慨激烈之氣尚可想見使九原可作舍二公吾誰與歸嘉熙已亥立秋後十日京兆杜範書於宛陵郡齋杜清獻公集

聞昔朱文公酒每酣多朗誦出師表而或書之以贈友人今見刻本想其慷慨興起之意猶煒然點畫間文公嘗曰孔明有王佐之心而道則未盡學者固不可徒贊歎於文字之間而已要當知其心之所存道之所未盡

庶或有得於文公所以書之之意

宋朱熹與方耕道帖

吾里前輩方耕道耒乾道二年擢第歷任有廉直聲受學朱張之門嘗從宣公辟為湖北帥屬文公與之書云既為辟客有見聞當密言又云當斟酌量度有益而後言又云若一言不契即欲忿然引去則不可文公性方峻與他人言多免其剛烈激發而與耕道言更欲其委曲和緩若耕道者可謂直諒之友矣按宣公少從忠獻

兵間所交皆大儒名卿相耕道晩出一書生爾所見豈有超出宣公者哉然宣公懐必竭事必咨不以耕道之畀而不即也耕道感激知己遇事無隐或因杯酒輙發或欲搢笏顯諍不以宣公之賢而不諫也昔孔明下教許州平幼宰之參署韓愈送河陽從事顧處士無圖利於大夫長必求屬以自助屬必盡忠於其長古之道也若夫長之賢未至於宣公屬之賢未至於耕道各宜録文公遺墨一通置之座右 後邨集

宋朱熹與東萊先生帖

集嘗見文公與東萊先生一帖云福建人劉氏兄弟爚炳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某新阡與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甚熟知其嗜學其教幸與之進蓋東萊時在館閣也此書所謂晦伯爚也韜仲炳也十千所買之山豈即所謂新遷之近而季通之所擇乎昔者野人有食芹曝暄而美者持以獻其君野人猶然而況君子之於其君也心知其善而忍後其事而弗

告哉紹興山陵改卜之議季通竟坐貶死孰知君子之於君親蓋無二致也得於親而不得於君其勢然也觀買山之帖新阡之好豈勝慨然文公之書豈欲以此藝成名者而子昂仲章氏舉以為言豈子昂獨舉所知深解者而仲章贊之耶公少年蓋嘗學曹操書而劉共父誚之公以時之古為解然則其可以書求公乎　道園學古録

宋朱熹手帖

國朝善書者稱秋碙黃公評考亭朱子之書曰道義精華之氣渾渾灝灝自理窟中流出又曰道義之氣蔥蔥鬱鬱散於文字間其評書如此則其善書豈直點畫之工而已蓋自許魏公推明朱學而立其說於學宮且用以取士朔南聲教所暨咸知尊信之因有異時至其翰墨之妙類以儒者細事寘而弗論秋碙公可謂目擊道存者矣道傳赴玉堂之召携考亭手帖北上玉堂諸老善書如秋碙公者為不少幸求其說評之黃文獻公

集

宋朱熹與姪手帖

余記十年前與煥章氏題先譜推其六世祖為考亭夫子家藏夫子手澤甚富約至其家閱之今年冬予始至橫溪煥章仲子扆出視夫子與其姪六十秀才書一紙兵燹之餘僅留手澤者是帖也書中墓木事丁寧告戒望之至而責之顧又言析居事閔其失館地勉之以忍耐二字其家教之緊如此扆時時披展於讀書之室非

朱氏子孫之座右銘乎至正二十年冬十月八日會稽楊維楨謹識東維子集

右新安朱夫子與所親手簡真蹟一卷詞語真淳氣誼周密嫻睦之厚著於當時筆畫之精粲然傳世誠為後進之楷式也鄱陽周伯琦敬題鐵網珊瑚

子朱子繼續道統優入聖域而於翰墨亦加之功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筆即沉著典雅雖片縑寸楮人爭珍秘不啻與璠圭璧此帖乃與姪家書略不用意出於自然

尤可寳也展讀一過敬識諸卷尾天台陶九成同上

宋朱熹真蹟

右晦菴先生真蹟筆精墨妙有晉人之風大賢無所不能固非可一藝名也當時先生由建中回新安時所書流落人間文傳薄游婺源得之攜以歸吳中嘗同仁夫一觀餘不以示他人也近伯廣自琴川來訪病中不及款曲别後思所以見意念他物皆不足以浼伯廣因書於卷尾令淵持贈之轉似仁夫仍題數語云吳郡干文

鐵網珊瑚

宋朱熹手帖

太師徽國朱文公帖一紙韻度潤逸比他日所書人以為尤可玩濂雖不敏則非特玩其字畫而已也盖有所感也帖中云恭叔尚未至只文叔到已兩日矣見約誠之在此相聚也文叔名友文恭叔名友恭姓潘氏二人實為兄弟恭叔通禮樂文公之修三禮以儀禮與禮記相參通為一書其不合者分為五類周官則别為一書

恭叔實與討論之列文叔尤善問辨文公與論大學致知格物之義雖反覆數四而弗措誠之遊澹軒也澹軒蚤從張宣公游晚復事文公文公遇之如黄直卿則三人者皆其高第弟子計其一時師友相從之盛聚精會神德義充洽如在泗沂之上自今道隠民散時覯之不啻應龍游乎玄闕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徒以貽有識者之感慨不亦悲夫此帖無歲月不知何年所發其或學禁未興講道於竹林精舍時邪宋學士集

宋朱熹墨蹟後

右晦菴先生書小宛詩夙興夜寐四大字今兵部尚書錢唐方公之所藏也先生上承周孔道統之傳故凡一言皆將為天下後世之法而亦皆本於聖人之經與易之自強不息書之無逸同理蓋人無貴賤大小未有不由斯理而能有成至於為子為臣其宜務於此加切故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公為國大臣承寵眷之隆二親具慶躋耄期之壽為天

下所歆羡仰望而惓惓於實此書者其將佩古人之格言篤忠孝之大節將以示法天下之為臣子者乎此公之所宜勉也因拜觀此卷謹識其後而歸之東里集

宋朱熹二帖

右徽國文正公考亭夫子手帖一以辭誤墓志一以致問起居而以編緝通鑑綱目義例得失取正於人皆不書官職名氏其謙巳誨人之意藹然見於言表至今三二百年後風範猶在目前先生文章事業昭在簡冊又

豈後學窺其涯涘又奚待於稱揚褒美哉今京口何彥徵得之於其外祖郭畀天錫彥徵寶而藏之亦庶幾知道者翰林學士士奇楊公復識其後均得拜觀文正公之手澤誦之反復起敬時永樂庚子仲春清明後五日臨川吴均端肅書珊瑚網

京口何彥徵氏所藏文公先生墨蹟得觀者以為至幸而題識之者互相發明殆無餘藴矣然通鑑一書上下數千百年則本春秋為萬世公論而於契家事蹟乃以

性命之憂為説而辭之豈耳目所及不及簡冊歟抑彼此所施有不可同者歟大賢君子必有以處之此則學者所當講求也詩曰魚潛在淵或在於渚其斯之謂歟

宣德三年歲次戊申秋八月望日南郡楊溥識同上

此卷手書凡二三書如前所云一書則折簡道問安者京口何彦徵寶藏之以示余於戲先生片紙隻字流傳於世不啻拱璧之難得況此晚年之筆其所言尤後學所當矜式者邪拜觀之餘謹識歲月於後云宣德四年

歲己酉夏四月己卯臨江後學金幼孜謹識同上

右宋朱夫子晦菴先生手書二通觀其於撰述張魏公銘誌與他書所載不同不免悔之至其所修通鑑綱目十年而後成然汲汲尚欲求正於人則知前賢於為文及著書二事其不敢忽如此後進之士率爾妄作者觀於此可不少致其謹乎此卷今藏何彦徵氏間以請予識把玩之餘遂書此於末簡以歸之宣德四年己酉秋七月庚午後學楊榮謹識同上

宋朱熹畫寒詩卷

成化丙申仲夏之望集惟謙年丈廨中積雨新霽出晦翁手墨見示展讀之二十過韻亮節清一洗塵俗而筆法尤遒勁端重目所罕覩所惜者其先有元人跋十八家惟謙尊人貞孝先生惡之悉為屏去猶存倪元鎮一絕蓋高其品耳雖然世不乏人而嚴於取亦足以見貞孝先生之正大真足以繼晦翁之芳躅矣把玩不忍置因識其末翰林編修吳鈛志

珊瑚網

觀晦翁書筆勢迅疾曾無意於求工而點畫波磔無一不合書家矩矱豈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邪翁書自言初學魏武為蔡端明所誚曰余學魯公乃唐忠臣公所學漢奸相也及考魏武本傳云漢世安平崔瑗與子寔弘農張芝與弟昶並善草書而操亞之則魏武之善書信不誣矣今此詩帖眞有漢魏風骨視唐宋以下自別展卷再三不勝慨恤吳下王世貞題弇州山人稾

宋朱熹書城南詩

朱子與南軒先生友善此城南二十詠和南軒而作者穆聞之先工部君言在元吾鄉尚書于公文傳嘗尹婺源婺源朱子闕里也公得此於其五世孫光後秩滿歸常熟錢伯廣者愛之公輟以贈伯廣乃搆城南齋因以城南自號金華黄文獻公為記伯廣沒卷為鄉友虞子賢所得子賢復構軒二十楹各顔其詩於上兵燹後卷流落不知所在穆近於致政侍郎陽羨沈公家見之不覺大喜卷後有于公跋楊廉夫復為子賢補書南軒原

倡最後子淵一跋與先君之語正合淵字資深尚書公孫也寓意編

晦菴先生潛心聖賢之學探索至道其於詞章字畫蓋有不暇留意者今觀先生自書所和張宣公城南雜咏二十首其詞渾厚和平有盛唐風致其字如孤松老柏晉宋間以書名家者未易及也是雖大賢多能所到其所以然者亦本於心耳先生之學以正心為本夫詩心聲也字心畫也心得所養則發之於詩形之於字卓乎

絶俗豈世之憊精疲神以學詩學字者所可髣髴哉善學先生者詠其心聲玩其心畫則放心自復鄙吝自消固可得其心法於詞句點畫之表矣方伯沈公時暘得此卷寶之不啻懸藜照乘之珍間出示余拜觀之餘肅然起敬謹識其後而歸之椒丘文集

宋朱熹小行書卷

世但知晦翁扁書作松枯石老以取蒼勁不知其草草狎書乃天眞秀異若此蓋由沉浸於禊帖中得眞神而

偶然出之若稍加意即是李廣第二番射石矣

宋陸游與曾原伯帖

余大父著作為京教考浙漕試明年考省試呂成公卷子皆出本房放翁與曾原伯帖云主司劉某天下偉人也故足以得之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眞蹟大父則云上覆伯恭兄成公則云拜覆著作丈時猶未呼座主作先生也成公父倉部娶茶山女原伯茶山長子名逢官至大理卿仲躬次也名逮官至侍從皆成公母舅放翁

學於茶山喜成公得薦書賀原伯如此余為儀真掾原伯孫黯字温伯為揚子宰出此帖於縣齋余曰君收放翁帖千百紙此幅關我家門户盍輟以見惠温伯不與後與温伯同朝求之復不與晚使江左與温伯書曰初見帖時余纔三十今遂六十君且八十不得帖死有遺恨温伯亦愴然緘帖餉余帖内云叔遲者茶山季子也名迅樂道者温伯父也名槃温伯擢第人物高雅詞翰精麗有晉唐風韻放翁常舉自代今挂冠居越上初茶

山深於禪學厚勤杲二公故叔遲入山訪杲茶山有詩哭勤前輩不獨篤於師友其於物外高人亦極其惓惓今士大夫不復然矣後邨集

宋陸游帖

鏡湖一曲皆翁吟嘯提封翁所自有非若賀秘監請而有也遂與山僧巷友爭漁樵席翰墨淋漓人爭得之是三帖遂為勤上人所藏北礀集

宋陸游手簡二帖

放翁以詩名重天下受知周益公范文穆為中興大家嘗讀其劒南集愛不忍去手思見其人而不可得今得觀此二帖怳然如侍左右何其幸哉然放翁在當時不以書名而遒嚴若此真所謂人品既高下筆自不同者也二帖一與仲信議婚一為明遠題卿禪師遺墨放翁到今不為久遠而此三人者皆不可知昔蔡明遠鄱陽一卒爾以魯公之書而傳仲信既與翁結婚而禪師遺墨有見晚之恨則二公要皆非尋常流輩人矣而余皆

不知之鄙淺可歎此卷既歸墨林墨林博雅好古而蓄書極富必能考以補余之不逮也嘉靖戊子仲冬念日後學文彭謹題續書畫題跋記

宋阜景福臨淳化集帖

自蔡公僊去里中書學遂絶近歲二陳出馬崇清宜大字愈大愈奇復齋字可至二三尺而小楷行草端勁秀麗在崇清上寸紙流落人爭寶藏至今後生輩結字運筆十人中九作復齋體然復齋本學歐後謂余曰少時

寔師九成宫記今五六十矣當向上作工夫豈必尚寄率更籬下邪所跋卓君臨淳化集帖凡一百十有五字老氣森嚴殆欲埽去歐虞褚薛而自為一家者卓君蓋其中表親授筆法今亦以能書名聞之奕家子弟必髙師一著豈惟奕哉逸少衛夫人弟子也突過其師大令逸少子也與父齊名卓君勉旃復齋可作必有咄咄逼人之歎矣後邨集

宋魏了翁與杜範李心傳手札

了翁在理宗朝與真德秀齊名皆深於理學以直道不為時宰所容杜李二公亦皆一時名臣則其手札為世所重非但以其字畫之工以其賢也按理宗嘉熙二年以李心傳為秘書少監史館修撰心傳有史才通故實弟道傳尤明河洛之學性傳位至同知樞密院事淳熙五年以杜範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範抗言時政無有所隱初為殿中侍御史劾奏鄭清之李鳴復其後不肯與鳴復共政卒辟位去其為人如此震澤集

宋真德秀與王周卿手簡

周卿諱德文吾鄉王氏之先也仕宋雖不甚顯然其學實出於其曾伯祖信伯先生帖中所謂先著作是也故西山真先生也特與之遊他如魏參政了翁游丞相似杜丞相範王待制遂亦嘗舉薦陵陽李侍郎心傳因謂其所交皆天下正人然則此帖豈非其一左證也哉惟顒其善藏之吴寬謹題 匏翁家藏集

西山先生書似草草作諦觀之乃非草草者雖不全用

晉人筆法而亦不出於法之外豈胸次高故落筆便自不同邪然南渡諸公如魏鶴山李心傳兄弟書亦往往相似豈亦習尚然邪蓋蘇黃筆法至是又一變云震澤集

宋楊簡手書孔辟孝經

司馬文正公平生未嘗草書雖造次顛沛間一點一畫必如法度觀其書者即知公之為人慈湖先生楊公道德學問追媲前修而於翰墨尤極嚴謹嘉定初獲侍公於著廷見其酬答四方書問無一字作行押體蓋其齋

莊中正表裏惟一故形於心畫亦絶類文正公而清勁過之傅君侹所藏孔辟孝經又其得意書也嗚呼先生不可作矣學者即此而觀之猶足以窺大賢氣象而知立德之本云西山集

宋張即之書老柏行

温夫特善大書扁額字如作小楷不煩布置而清勁絶人余屢見所書楞嚴道德經雖甚纖小皆得筆與此卷老柏行規格絶類但此卷中策掠進止轉摺間殊不自

遂豈温夫書時因筆墨未愜自加補緝哉彥暉善書者必有定見矣方洲集

宋張即之大字

即之作大字如寫小楷而筆意兼行轉折作止之態如老生作禮雖骨格強硬而意度調熟見之者自當歎重此卷三字尤爲卓絶非常所見方洲集

宋張即之墨蹟

昔人謂八音與政通而文章以時高下豈惟文章哉字

畫亦然故因時可以知書因書可以驗時有不可逃者張即之生宋南渡後書名在當時甚盛此所書杜詩已不完開化徐敦夫得以示余蓋書之變至此已極當時所以重之則世變亦可知矣夫即之欲自成家故其書法如此若以虞道園之說斷之則亦太甚矣乎 鮑翁家藏集

宋張即之書進學解

右宋張即之書韓文公進學解即之字温夫別號樗寮

參政孝伯之子仕終太子太傅直秘閣歷陽縣開國男其書當時所重完顏有國時每重購其蹟史稱即之博學有義行而袁文清師友淵源錄亦言即之修潔喜校書經史皆手定善本語乾道淳熙事先後不異史官書蔽其名按皇宋書錄即之安國之後甚能傳其家學安國名孝祥仕終顯謨閣學士所謂于湖先生孝伯之兄即之之伯父也其書師顏魯公嘗為高宗所稱即之稍變而刻急遂自名家然安國僅年三十有八而即之八

十餘咸淳間猶存故世知有樗寮書而于湖書鮮稱之者此書無歲月可考而老筆健勁大類安國所書盧坦河南尉碑豈所謂傳其家學者邪周誥商盤下缺一字寔徽宗御名韓文商本作殷豈亦以諱避就邪故浙江參政崑山張公敬之舊藏此冊公卒無子圖書散失從孫比部員外允清以重直購之允清所謂惓惓於此豈直字畫之妙而已後之子孫尚知所寶哉甫田集

宋張即之正書金剛經

昔吴閶外門有駐節字大可二尺許古雅遒勁極得大書之體余少時見而愛之先主事都水公曰此張即之筆也復於一統志和州下載即之特善大書以是知先君蓋有所見云若細書則未之聞也兹偶見此經大不過指尤俊健不凡乃知樗寮不獨善大書已也書史會要記樗寮歷陽人歷陽隸和州即今含山明隆慶庚午春三月吴下陳鎏識

宋張即之書蓮華經

四明有宋刻張即之妙法蓮華經一裘其木今不識為何材中雖有蛀孔字皆堅緻如石似有物訶禁之者歷世靈顯不可一二舉余官四明得廿餘裘往歲佛屋災像經皆灰余驚痛不已火後撥燎燼乃得二三裘完者周緣焦糜字幸無損豈比地天龍未習瓌寶既取諸有餘而又不忍盡邪乃為裝褙成帖以存數百年之遺楞寮昔人斥為惡札今詳其筆意亦非有心為怪惟象其胸懷元與俗情相違逆不知有句圓之可喜峭挺之可

駭耳自開天以來千奇萬異日新不已何獨字法不得任情哉墨林快事

宋文天祥手帖

予嘗見文山公與黄伯正手帖云贑州大姓起義旅相從者如歐陽冠侯等凡二十三家史多不載其名今莫可考矣寧都陳蒲塘父子亦二十三家之一乃因從子景茂請銘於公答書僅存而其氏名因藉以弗泯不亦幸哉觀公興言夙昔為之哽涕之言則其有感於蒲塘

者深矣

宋文天祥遺墨

右文信公遺墨前參知政事本齋王公所藏公沒已久家人理筐篋書尺叢積顧是紙損爛將裂以拭卮匜公之子季境適至識為信公書咄嗟驚異亟命裝池以完之嗚呼豈非有神物守護之歟不然英靈之氣不泯而致之歟先賢尺牘人尚皆藏弆之矧信公之精忠偉烈震耀古今翰墨光芒垂示臣子者乎不惟王氏寶之百世

而下固夫人之所同寶也史官河東張翥書

宋文天祥劄子

右宋丞相文信公劄子一幅蓋賀包公宏父遷官時書也其中言在瑞陽時嘗遣一介人往候先生者蓋公為刑部郎官上疏論董宋臣之惡不報東裝將出關時相遣人謂其不可差知瑞州故公在瑞州與宏父通問也其曰郡未一考被召除郎即丐香火以歸不從反得鄉節者蓋公以癸亥為瑞州甲子十月召赴行在除禮部

郎十一月除江西提刑也其曰以先人本生母之喪解印歸里者蓋公甲子為提刑乙丑伯祖母梁夫人殁實公尊府本生母也其曰宏齋先生嘗為鄉漕者蓋宏父嘗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也其曰先生當是時適在綠野者蓋宏父為刑部侍郎知平江府以言事召赴闕辭改知紹興又辭疑是時罷歸正在景定末年公解印時也其曰先生以新天子蒲輪束帛之勤為時一出進長六卿典事樞者蓋度宗初即位召宏父為刑部尚書簽

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故公賀以此書也其曰謗毀之餘賴君相保全無大督過束禮書入深林温理故讀自是浩然方外之想者蓋是時臺臣黄萬石以公不職論罷之公於是闢文山築居第為山水之游故云然也反覆觀之其忠正之氣凛然見於言辭之間俯仰慨慕之餘若將見之況當時親炙之者能不感激發奮也歟是書今建陽縣尹張君光啓所家藏者棨潢以示予留玩數日敬書於後以歸之宣德六年秋七月望日後學

李時勉拜手敬書　李時勉古廉集

宋文天祥過小青口詩墨蹟

右宋文丞相信國公詩墨蹟一首其詩今見指南錄中初公自奉使伯顏軍前被留得間亡真州浮海以達行在後屯潮陽師潰被執自廣州傳至燕獄所至有詩昔鍾儀幽而楚操莊舄病而越吟或者猶謂之仁況公流離顛沛有感必發於詩詩必歸於忠義讀其集未嘗不為之流涕也於戲可不謂仁乎此蓋公被執北去將至

桃源五十里而作文君徵明出以示余余謂公之精忠大節焯焯天地間獨念公時在縲絏動止當不自由其感慨不平之氣發之詩可也而字畫精妙雖紙墨之微亦皆不苟何從容如是豈公之賢能使蒙古待之以禮邪無亦公之所養有定力故臨難如平時不少動於中邪然則公之大節不待柴市而後知也觀於此詩亦可以知之矣今去公且三百年片紙遺墨人傳寶之又況其後之人乎又況徵明之賢不實其世者乎雖然忠義

所在自當有神物護持之震澤集

宋文天祥墨蹟

昔余在吳下曾見文山墨蹟凡十餘條中說空坑兵敗之事較詳其後載徐妳環孃流落之由與此本相類其字畫月日亦相類時同觀者數人三讀欷歔為之泣下余友殷近夫跋云使公少用於德祐之前國尚可為使公不死於景炎之後身無所安時讀其詞咸願為之執鞭不可得者初不暇論其真與贗也今觀一峰之論豈

此本得之毛氏者乃其真蹟而吳下所見者誠所謂虞褚蘭亭邪於乎百世之士片文隻字流落人間雖偽為者亦能使人興起其他可論哉 鄭善夫少谷集

宋文天祥家書

文信國家書一紙具當時江西流離顛沛情事去宋亡無幾何時矣蘭雖可焚香不可滅當與正氣詩作注脚 容臺集

宋道士張有篆金剛經

謙中之篆自成一家近當跋復古編頗詳此蓋其真蹟也然坡公有與趙清獻公帖示表忠觀碑額可用張子野之孫有書之子野吴興人名先而此云追薦亡父張三先生何邪更當詳考其間以祖為但以轉為熙以薩為薛之類是終不欲書篆法之所無也攻媿集

宋道士陳景元書相鶴經

自秦易篆為佐隸至漢世去古未遠當時正隸體尚有篆籀意象厥後魏鍾元常及士季晉王世將逸少子敬

作小楷法皆出於遷就漢隷運筆結體既圜勁淡雅字率扁而弗揹令傳世者若鍾書力命表尚書宣示世將上晉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帖雖經摹拓而古隷典刑具在至江左六朝若謝宣城蕭挹輩雖不以書名世至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鍾王遺範至陳隋間正書結字漸方唐初猶爾獨歐陽率更虞永興易方為長以就姿媚後人競效之遽不及二人遠甚而鍾王楷法彌遠矣隋世善書者多其間丁道護

者不令不古遒媚有法今觀碧虛子陳君小楷殊得道護筆勢亦可謂有意於古者也按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相鶴經皆一卷今完書軼矣特馬惣意林及李善注鮑照舞鶴賦鈔出大略今此本是矣而流俗誤録著王丞相集中且多舛午今本雖非全篇然比世傳他本最精善真可吾永云政和七年十月十一日於山陽衮華堂觀武陽黄長睿父書 東觀餘論

宋釋夢英書夫子廟堂記

右夫子廟堂記唐駕部郎中程浩撰宋宣太師夢英書世多喜誦此文而夢英書法一本柳誠懸然骨氣意度皆弱不能及也東里續集

宋釋夢英篆書偏旁字源

右篆書偏旁字源宋宣義太師夢英書此碑咸平二年立於長安學中後有英自題又附載郭忠恕所答書東里續集

夢英篆書偏旁字源自謂秦斯雖妙盡方圓而點畫簡

略直以壘寶歸之李監而已與郭忠恕能繼其美復錄忠恕報書於後第吾子行諸君絶不取英篆以為少師承而忠恕書末所謂何人知之惟英公知之亦大含譏諷何也然英篆筆亦自整勁跋語正書出信本皇甫君碑骨稍露耳聊記而留之弇州續稾

宋釋夢英千文

右梁周興嗣次韻千文宋釋夢英以篆體書之乾德三年刻石在今西安府學前此釋之徒以書名者多矣而

以篆古名始見於英也

宋釋照默墨蹟

余還自海南館於道林道人朱公破雨自雲蓋來坐未定出照默書一軸予久去叢誨初見必輒熟視之不自覺意消也泰少游至錢塘見功臣山政禪師書歎以為非積學所至其純美之韻如水成文出於自然照默暮年臻妙其以是哉顏平原有大節於唐而以書名識者惜之予以謂斯人德高而名往就之耳借使此老書不

工尤當寶秘況工乎愈可寶也然與其門人書語多以見及余衰退流落又自恨生所知遇不能不短氣耳石門文字禪

宋釋彥修草書

自懷素以草名唐後夢英復以篆隸聞然草未閑也知解梁郡李丕緒所刻僧彥修書絕句二首乃其自媿風塵思抉樊而出者詩僅成語然英公于縉紳一語之奬即亟亟自述以誇人此詩於君之賜號賜院視之若浼

惟以自憫其勤苦其人之賢不肖何如也字亦自楊少師出十得其六七焉然少師亦宋人標榜之耳非定評也天啓乙丑九月十三日 蒼潤軒碑跋

宋釋温日觀書心經

温上人面目嚴冷人欲求一笑不可得亦不肯輕諂人而遇其性所喜悅驩然自留得錢出户即散施貧者或多則袖攜以訪失職賢士大夫而與之布袍葛屨放浪嘯傲於西湖三竺間五十年吾觀其人視策名貨利為

何等物故其翰墨流落人間足堪把玩又善以意寫蒲萄遊戲遇物立成至有氣力者具紙素邀之輒又一筆不與聞東昌徐仲彬云時時過其家傾懷盡興淋漓揮灑皆不求而作此卷心經乃其行書尤為難得徐氏幸寶藏之剡源集

宋邢慶國夫人手書

余與天台謝傑景英為忘年交謝趙出也為余言外氏丞相家法甚悉今見邢氏趙夫人手書戒婦子一紙往

往與景英語合邢尚書趙丞相事具國史至其故家典刑要自令人起敬止齋集

金党懷英隸書孔廟碑

右字畫在西嶽碑之上蒼潤軒碑跋

金党懷英書竹溪詩

右党懷英篆書竹溪四絶句金章宗明昌六年刻石濟州普照寺今在州學中東里續集

金王庭筠書服胡麻賦

右服胡麻賦蘇文忠公所作黄華山主王子端之所書也子端在金源事章宗為翰林修撰是時金有國已久士大夫舍干戈從事翰墨之間如党竹溪趙黄山諸人各擅所長以名家子端行草則取法黄山能變而之古者也余往在燕都嘗於市上購得子端過蟠桃山和二凡詩二首詞翰皆非近人可比遭值戊戌兵燹之變散逸不存意猶惜之及來太末復於民家見此卷楮墨零落幸而存耳意欲售人而人不知其可貴獨余寓目之

頃如覩舊物然亦不復求之今乃歸於吾鄉人任氏卷後有元遺山題識以淵珠膏火之喻為不可曉葢金人傳寫誤以珠在淵作在淵珠也獨未審膏火所喻昔朱子嘗取文忠此賦以續騷余不復尚論子端書法氣韻似米南宫妙處不減晉人自明昌距今垂二百年當土宇分合之後寥寥不可多得矣雖有拱壁寧能過之胡翰仲子集

金王庭筠帖

米襄學䟦李㞳得其刷掠奮迅故作大字悉祖之考諸

右軍筆陣實未有是體蕭齋丈二蓋其鼻祖李㞳之變

繇是始沈傳師實為雲仍米良有所本矣黃華老人百

一帖評品悉祖實章故其大字�軼抗衡楠舊閱金帝

實錄老人為修撰時坐擅議朝政受杖噫使在慶歴元

祐寧有是邪至治三年二月史官袁桷書 清容居士集

金王庭筠書先主廟碑

涿州有昭烈廟王庭筠撰記及書篆庭筠在金與党趙

輩俱負能書名行筆絶類南宫父子正書稍存廉隅雖筋骨不乏而姿態逺遜矣弇州續稾

金王庭筠真蹟

右黄華老人書三十三字吾外舅蒙翁先生所藏翁及天全翁徐公所題皆在焉老人本金人姓王氏名庭筠字子端號黄華舉進士官至翰林修撰書學宋米元章論者謂其胸次不在米下此詩已斷裂不能讀而字畫遒逸可玩蒙翁題五字筆意渾成天全并稱為得意信

然而天全此書亦奇偉絶俗雖稱三絶可也某將南歸時蒙翁指此書謂曰比至姑蘇必見此翁某未至數日而翁已卒歸見蒙翁已臥病不能語嗚呼異代不足論二翁雖異尚殊見皆蓋世人豪而亦不可作矣可勝慨哉可勝慨哉 懷麓堂集

金王庭筠行書博州重修廟學記

右黄華行書全學南宫史言老人儀觀秀偉善談吐胸次不在元章下觀之信可見矣元白收法書極富長夏

坐鶯羣閣臨摹不輟予每借閱之故為題此 蒼潤軒碑跋

金王庭筠書博州廟學碑陰記

黄華老人此書駸駸遂侵凌米顛只欲與之分庭抗禮虎兒在堦下便當縮項爾嘉靖甲寅六月十八日睡起題 蒼潤軒碑跋

金王庭筠行書太原重修學記

老人此書筆勢在博州二碑之下吾鄉嚴子寅性嗜米書兼蓄學米得名者蓋亦從流遡源之意令乃都歸元

白元白其勿厭觀也哉洗硯磯邊夏水正漲日臨百過足矣 蒼潤軒碑跋

乾隆御覽之寶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十八